



鼇峯類藁卷八

序

重修崇儒毛氏族譜序



吾東萊毛氏聞之上世當元季之亂從淮泗間徙家而來代遠莫可考譜始於啓宗府君生安仁斷自所可知者耳安仁生懷德懷德生樂善樂善生先君養浩翁蚤孤奮志于學遂以儒業顯成化中教授于杭因念宗牒散逸失今弗著恐先德日漸泯焉無傳爰按歐蘇二家之法創立茲譜繫以崇儒別同姓也先君自爲序之首起凡例中列爲類

者七曰宗支曰世系曰譜傳曰仕隱曰志傳曰遺文曰拾遺宏綱奧旨燦然具在上以張祖考累業之休下以垂雲仍百世之緒用意之勞可謂至矣手澤宛然良切追慕不肖紀夙承嚴訓罔敢少忘歸田暇日竊嘗莊閱支系譜傳四世以前書而未備四世以後并他類皆闕而未書今日嗣而成之實不肖之責也夫曷能辭謹依原定義例一一考摭事跡書于各類之下無所考者仍闕之以俟其原類未及開列如 制誥勅旨覃賁幽明法宜特書者今增 制命類於譜傳之後以登載之彙萃

取分充物緇帙於平此書未就且四紀于茲矣不肖以衰齡勉強爲之稽延掛漏咎將安追顧惟繼成先志以昭詒厥之永範胡可少與粵自封建罷而宗法廢先王所以統宗合族正分防僭維繫人心之具賴有譜牒存焉耳夫豈細故也哉然譜之作蓋一家之史也勸懲之道寓焉匪徒錄其諱號生娶子姓之歲月次數而已其要在於敦孝義慎名節篤文學尊尊親親賢賢貴貴足以勵俗而裕後則茲譜增重多矣反是祇爲先世玷奚以崇儒名哉故其中所載詳畧大都職此亦以時之久近

勢之䟽戚不得不然也六一翁與老泉所謂上世
遠而支派踈詳吾之所自出者猶有小宗之法其
說皆可據矣爲我毛氏之子若孫其尚仰思本源
之義而究其枝派之出于一上下雍睦服有盡而
情無窮繼繼繩繩蹈規守度茂衍慶澤於無疆度
幾有光家乘而目之曰崇儒毛氏之後人斯無愧
焉此固我養浩府君創譜之初意也敬申之以告
諸來世嘉靖壬辰夏六月朔旦嗣孫紀謹叙

岡陵偕壽圖詩序

今天子歛福以錫民推孝以弘化協氣成象人蒙

休祥迺正德丙子封刑部尚書藁城敬菴張公時
維八袞秋九月二十五日元辰載召偕配劉夫人
同躋上壽馬初公與夫人之進今封也仲子元瑞
拜大司寇甫踰歲迎養京邸預爲乞封䟽聞

上嘉念孝誠詔特許之時公壽七袞有七則劉夫
人之八袞也近大司寇復以滿秩進位官保夫人
之壽八袞有三則公今之八袞也夫壽之齊也寵
恒隨之寵之畀也壽克承之是故有唱隨之節焉
有應感之機焉有交相成之道焉榮名厚祿遐齡
並享皆古之所難也而今僅見之豈非天之殊數

人之至樂與於是刑曹請司屬慶茲祉履圖而繪之擬之於岡陵又從而賦之因大司寇以申祝頌之意相率徵予序之惟孝友仁厚撫謙禮儉成物之美周人之急含和以葆光是爲敬菴公之壽惟舅姑之養饋祀之將幽貞慈惠循于內則是爲劉夫人之壽惟邦禁是職秉德明恤禮以致其力敬以入其忠是爲大司寇壽於公與夫人者也而所謂錫保者在焉此其福豈有涯邪庸僭序之昭我聖天子仁壽之治抑以見慈孝之道相與以有成也其大如此然則茲圖若詩也豈直張氏之家慶而已哉

林下清風詩序

詩凡若干首諸縉紳士爲直菴居士作也居士蜀之南充人蚤以明經卒業太學授江西布政司理問素精法比讞決多所平反頗有赫赫聲都憲餘姚史公時爲左方伯甚重之將上薦剡而居士適以微故遂浩然不可留矣公嘉其志爲寫竹以贈題曰林下清風居士歸而構龍門書院教族里之子弟乃縣竹於中以寄興焉鄉之縉紳士咸賦詩以歌其事旣而厥子崇栢者領薦來京復告諸朝

之縉紳士嗣而歌之潢爲鉅冊崇栢以余有一日
之雅也懇余言以序其端於乎居士平生履歷之
大見諸紫崖先生之傳固有不勝其書而茲作獨
云云者志晚節也嘗觀天地之間植物之可貴者
莫若竹蓋其虚心勁質挺歲寒凌霜雪貫四時而
不改故端人貞士多有取焉昔王子猷謂何可一
日無此君而素粲不問主人徑造竹所東坡至於
無竹甚於無肉其風流雅尚又可想見於千百載
之下居士負不羈之材出膺一秩受知名公固將
計日以躋通顯矣而乃特立不屈遠引而去徜徉

於煙林水石間時對此君形忘神契殆若有所得
者而諸君又從而歌詠之其富如此不知子猷輩
之在當時有此否也視被役役於紛華名勢之途
以升沉榮辱爲欣戚者何如哉則夫史公之贈諸
君之作良有以也夫然居士種德丘園壽踰古稀
福履康彊日益以茂且多賢子若孫踵芳競秀於
不替固非言語足以形容其盛者崇栢歸矣登堂
獻壽出此卷以侑觴不爲養志之一助邪由是觀
之居士之節崇栢之孝皆可重也已况崇栢清資
懋學向進未涯行將與有顯揚之典所以寵耆耄

而耀里閭者屈指可待又豈直今日一圖一卷爲
區區玩樂而已居士聞之當必以予言爲然

壽石圖詩序

石齋楊公正德庚辰壽登六十有二秋九月十九
日其初度之辰公弟少司馬瑞虹寫石爲圖求諸
公卿歌詠之將以爲公壽竊惟石也者大氣磅礴
蘊結而成陰陽之體也土行之精也質而不琢凝
而不變也屹立而不倚震撼而不移五色可以補
天闕八音可以薦清廟抗而爲力則邦家賴焉潤
而爲澤則生民被焉夫石豈可以易言哉公以石自

號意者有取於介而已而石之爲功公實具之有
不自知其然者惟公清德正學間氣所鍾蚤以弱
齡掇賢科歷翰苑官坊殿閣七學士以盡於保傳
師之六階特進柱國徧閱華峻位極人臣而巍然
負天下之望蓋自筮仕至于今四十有三年矣歷
事

三朝受知

列聖我

皇上眷念舊學倚注益隆再入台司參決機政忠
言嘉謨彌綸調燮內之以正朝廷外之以康四海

近之以靖姦究遠之以紓困窮方將措一世於泰山之安而渾然不見其迹確乎不易其守所謂商相之作礪周師之巖巖天下之論自有不可掩者則知石之有似夫公也備矣圖之所具特其形色耳而其蘊或未之盡也少司馬假之以祝嘏于公愚因有以得其情焉詩云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夫物莫壽於岡陵魯人頌僖侯蓋欲其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公神識精明丰采凝重今方踰六望七由茲而荐躋期頤之域而又過之有足徵者天壽平格寧有以關繫國家之運脉豈偶然邪少司

馬圖石爲壽其魯頌之遺意乎矧公自先公留耕翁以文學起家父子兄弟三世登甲第者五人而公之冢噐用修褻爲大魁餘承廕秩舉鄉選者六七人柞胤之昌門地之盛一時鮮與爲儷天下仰之有萬石君家之風此又圖之所不能盡者諸公之作所以廣少司馬祝嘏之意實爲天下慶而非爲一人一家慶也少司馬志遠才闕家學淵源良有所自天倫之篤若不假於外求而顧以圖與詩爲第情之所發非此無以自見耳敢併及之用著于篇首云

密勿藁序

曩予以凡庸叨職 禁垣與少師石齋楊公厚齋
梁公少傅敬所蔣公預聞 機政後少司湖東費
公被召再入亦同事焉視草之餘凡有謀議必具
以

上告如 朝廷批荅諸司題奏文書發下擬票有
當商確者即具揭帖隨本封進不書銜名遇有論
說止云臣某題亦不具銜若事應發出施行
者則列銜名年月如常格其本式仍如揭帖以便
乙覽正德末權倖蠱惑

武宗數出巡狩尋討逆濠之亂久于其外百司馳
奏政務未免稽滯諸老奉 勅居守憂勞夙夜寢
食弗遑數年間迎請調護章疏頗多每屬之于迨
今上踐阼修明典章庶政罔缺間有敷納亦一時
偶然之見蓋不敢以吾

君旣聖而忘責難之義焉自來論議不事文藻類
多簡明和婉庶冀

上心易悟稍有涉於激迫者亦不得已耳顧皆倉
卒爲之雖諄復有不暇計者本多留中外或未之
知也家居以來山林日長檢閱舊藁存者得若干

春官考工記卷八
篇私念內告外順臣人之義今雖既往亦未敢聞
之于人姑彙而輯之俛仰今昔竊有感焉夫臣之
事君曰惟盡心焉耳矣君猶天也日用云爲於理
有一之或違則此心有所未盡謂之事天可乎知
事天則知所以事君矣或曰遺藁之集固也昔人
有焚諫草者非與曰草可焚也跡不可掩也意似
避名無乃欲蓋而彌彰乎然此乃密勿之地朝夕
左右輔養君德隨事匡持惟恐少有遺闕所謂盡
心焉者豈諫之謂乎抑亦當時之事所宜志者示
不敢忘耳矧彌違納誨恒責之臣實帝王之盛節

也奚以諱爲遂納諸篋而名之曰密勿稿云

擬會試錄序

我朝稽古爲治設科目以登庸天下之賢俊具
有定式某年春復當會試之期禮部以聞

上命臣等往蒞試事於若干卷中取中式若干人
并擇其文之優者刻而爲錄皆制也於乎其盛矣
哉竊惟天命人君付以天下之大必生賢才以爲
佐理之具而賢才之生又必人君養而用之之有
其道然後能畢致而無遺也唐虞之世九德咸事
黎獻共臣夏商之時籲俊尊帝秉德明恤固無俟

於科目云者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自秀士以漸而升諸司馬曰進士至隋唐以來始設是科而法制沿革代有不同則夫一道德同風俗以追復隆古之治不能不有待於聖世肆我 皇祖受命而興肇造區夏圖惟化理首以求賢爲急務建學立師以教民間之俊秀而其爲業也本之六經以端其志會之學庸語孟之書以翼其成參之先正諸儒之論議以擴其見而又博之歷代史傳治亂得失之跡以驗於行至於百家衆技虛寂詭辯縱橫裨闔不稽之說并絕刮洗不使雜於正道

士有不談六經宗孔孟立異競竒或罔飭行檢名節自外於矩度者在所不齒蓋純以德行道藝涵育而薰陶之以全其性分之所固有是其所以教之養之也可謂專矣及夫學之有成也則三年大比各舉于其鄉乘傳續食僭計吏而上羣試于禮闈必稽其文據里狀素無過舉者始得與焉其試之也首以經書傳義次以論詔表判終以策問往事時務而前代孝廉賢良明經射策博學宏詞諸科又有以會萃而默寓之於其間其詞賦聲詩帖經墨義誦記比偶一切浮陋之習又有不足言者

矣是其所以取之也雖不能不於文藝是求而實
不出於賓興賢能之遺意由是而登進于大庭
臨軒發策賜第傳臚其褒然爲舉首者則錫賚獨
異始皆謂之進士釋褐之後循序入官自百執事
積勞累秩以荐躋于公卿輔相之位隨其所至建
功樹業有利於生民有益於世道胥此焉是賴則
其任用之也可不謂之重矣乎士獲登名於茲者
豈非天下之選也哉雖然士之所以自養固有其
道未可遽汲汲於斯而上之所以求賢之道其重
且慎蓋如此夫宜乎今日天下之士爭自奮勵彙

然而興以其所蘊發而爲文率多春容博雅根據
義理氣昌以大咸自六經孔孟中來辟之菽粟布
帛然足爲世用而不可無焉者是蓋我

聖祖詒謀之善

列聖繼體之美而

皇上仰承先烈崇儒右文益隆益慎士之衣被道
化應時而出彬彬其盛固有不期而然者哉論者
乃曰科目不足以得豪傑之士然上之所以進賢
與賢之所以自進舍是奚其階邪惟世之所尚在
此故天下咸歸之若董賈之於漢斐狄韓陸之於

唐韓范歐蘇司馬以至程朱諸賢之於宋果不足以得士邪等而上之唐虞三代之人材亦若是矣夫豈借才於異代乎今諸士生于重熙累洽之餘一旦錄于有司行將有服在百僚亦千載一時之會也豈肯徒事空言無補於時不以古之豪傑自期待以爲賢科增重邪其必以平日之所學措之於官守事爲之間協心同德贊襄治化以不負聖朝作養之恩而稱之曰賢俊斯無愧矣臣不佞不敢謂無其人也錄成謹序諸首簡以告成事且以俟他日焉若夫有事場屋自知貢舉而下諸臣

銜名具列于左方不復出云

西華海月圖詩序

西華海月圖詩者何予甥鄉進士從朴壽其母淑人而作也淑人予之女弟爲致政大參石崖郭君魯瞻之配今年六十八月八日初度之辰前期從朴白于其父石崖君曰我母花甲一周古稱之曰耆壽兒輩欲圖爲具慶頌可乎君曰然從朴爰命畫史繪圖曰西華海月乃求宦於萊與萊之宦而歸者諸大夫歌咏之將以是日獻壽而請予序之予與淑人有同氣之誼可無一言以從諸大夫後

夫圖曰西華者豈非世之所謂仙家王母者乎其
說蓋以道氣無爲自然西華至妙之氣化生金母
曰西王母女子得道者咸隸焉是乃所謂仙家之
說稗官野史往往著之事涉荒唐非儒者所宜言
惟夫海爲百川之會經萬折而必東而人德之含
弘有容而不變者似之月爲太陰之精歷萬古而
長新而人德之虛靜能明而且久者似之圖以爲
壽固其所也淑人自幼凝重端恪閑女則我先公
少保養浩翁先妣一品夫人劉實鍾愛焉歸石崖
時祖姑姑及伯舅姑同爨事之各以道伯舅姑間

有甚難處者咸處之以和初石崖家猶未裕淑人
獨理內政備嘗艱苦肆石崖得以盡力于學早掇
甲科再令劇邑召爲御史言事忤逆璫歸淑人慰
安之不少芥蒂更化起僉蜀臬轉憲副至藩參值
廖賊熨夷相繼煽亂石崖親歷行間累歲於外淑
人嚴戒婢僕公署肅然石崖以殄寇功成卽上疏
求退淑人亟贊成之東還道經峽江險甚舟人具
浮筒以備變淑人拒之云有命可苟生邪竟無他
家居十數年凡蚕織之事皆身任之尤善于訓子
每舉前輩嘉言善行諭之使知視效用是從朴以

文學魁鄉薦次從桓廩於郡庠皆志業英發向進未涯及教諸女亦有內範擇所于歸日用務從簡約而恤舊周貧之念汲如也是其閨壺懿行槩如此而石崖敷歷中外茂著賢勞以至今日不少內顧者其相成之道亦豈可誣哉由是觀之淑人之德所以爲壽之基者固不止於含弘而有容虛靜而能明者而圖之所繪若猶有未盡也抑是圖之作其亦有所本焉古之善頌者莫如詩詩曰如川之方至又曰如月之恒則夫海月之義蓋取諸此而神仙渺茫之迹果足爲淑人慕也哉時維仲秋

金凝水澄玳筵旣張墳篋迭奏賓從雜沓繡錦輝煌霞觴注滄渤之流華燭動銀蟾之彩眼中之景宛然如畫陸地神仙將親見之此固從朴壽圖之深意也而况人子之所以孝其親尤有大于此者哉詩若干首庶幾善頌者也顧蕪陋敢弁其端云

萊州府志序

自八索九丘亡而禹貢職方作後世輿地圖經咸祖之我明奄甸區夏郡邑皆有志迨一統志成規制宏博信可以傳之萬世而無斁矣東萊自春秋時爲國以後爲郡爲州以至爲府迄今千有餘

年其間遷置分隸代有不同然一府事實未有纂
而爲書者嘉靖乙未知萊州府事蘄水胡公啓忠
蒞政之暇爰詢及此乃慨然以身任之哀輯故實
立義起例槩以一統志爲準取其類目稍加隱括
而旁搜徧採益廣其所未備務從體要不事文藻
者貴實也書成將鈔諸梓乃偕同案請予序之於
乎志也者亦史類也所以昭往跡而貽後範也故
凡天文之分野疆域之界限山川之形勢風土之
習尚物產之滋殖田賦之均輸戶口之蕃息祠署
之儀度官守之名秩人材之登進與夫功德節義

之著於既往皆其尤切且重者悉於志乎見之是
故有考正辨察之宜焉有節制省約之則焉有敦
崇勸勵懲激之術焉夫豈易作也哉觀是書庶幾
有得于斯義矣乎其綜覈也物情具其取舍也鑒
戒彰其考據也根抵精其條例也織洪判豈不可
以信今而垂遠耶或曰一統志盡矣奚用是爲夫
國志萃天下之事其體宜畧郡志載一方之事其
法宜詳詎細相因本末互見道固然也况乎國志
之後復歷數紀于茲而事蹟日增容可以無續之
者乎今聖明御極文教誕興是刻流布雖爲一郡

書亦所以爲天下郡邑倡也其有裨于風化多矣又豈徒作也哉胡公方价識治體克究心於此則學之足以飾政有不可誣者宜乎數百年之缺典而一旦燦然其有述焉東萊文獻之足徵謂不有賴也耶志爲類二十有一凡八卷若夫詞藝之有關於治理者隨事而見不盡著告竣之日爲是歲秋八月其參訂校讐則膠州學正曹君宏也法得附書

謏堂耆壽序

天下之人生際明時孰不欲身閱耆艾以同躋於

仁壽之域爲人子者之於其親亦孰不欲日侍其側怡志承顏於康樂之境及其年之高也喜懼交并必思所以歌頌之祝願之然非假之文辭則無以發揚盛美於無窮已凡人見人之有壽考也亦孰不欲樂道其事相率爲慶以慰其人子之心其在里鄙朋舊者尚然而况於宗族庭階之最近者乎是三者人情之同然顧其勢有不能以皆遂者何也蓋人生五十而衰至於七十自古以爲稀則享有遐齡者百之一二耳親舍旣遙徒興望雲之思烏鳥之情見於陳表則人子之於親躬舉壽觴

者幾何少陵詩云干戈不見老萊衣范巨卿升堂
之拜期於千里之外則人之欲壽其壽者又豈易
易也此予於吾姪架壽母之舉不能無感焉架以
其母孺人張氏春秋八十价其兄隱丐予一言以
爲初度之辰獻孺人世家萬戶侯歸吾兄質菴先
生於予爲嫂氏吾兄之潛德不可見矣得見孺人
之壽安能已於言乎而况架惓惓之意亦可嘉與
架之言曰吾母適吾父於笄齡時與諸叔父析爨
生業蕭索母躬自料理家務不憚艱辛尤精紉績
之工曾不釋手而旦夕警戒相成之益居多予謂

此妻道之良者知之舊矣又曰吾母逮事舅翁少
保養浩公姑一品夫人劉曲盡孝敬恒得其歡心
處娣姒和以正而持家嚴肅內外截然予謂此婦
道之賢者亦知之舊矣又曰吾母自爲冢婦至孀
居習見弈葉書香之美夙訓兒輩刻志儒業雖用
不充裕而延師之費必先之故能稍有成立且雅
性儉勤不事奇服異味老而弗變予謂此母道之
懿者亦知之舊矣且茲衆善內德允修而他行尚
多可述者今日之壽夫豈無所自邪又其晚年齒
脫更生視及微渺體輕履健而事不少廢子孫繞

膝雍雍如也由是而進焉雖越期願有可必者此
頌祝之所以不容已也予前所謂人之欲壽其身
子之欲壽其親與夫人之欲壽其壽者蓋兼得之
矣豈非世之所難者哉架謹飭力學蚤膺鄉薦事
孺人克致滫瀡之奉無毫髮不愜其意母子相依
未能一日遠離坐是進取之念似乎少踈是固然
矣獨不思所以顯揚之大者乎儒者分內事其亦
嘗槩于中乎是乃孝之終始也苟以是而壽其母
庶其盡哉架唯唯曰聞命矣遂畀之以爲諼堂耄
壽叙

慶大師相桂洲夏公六袞序

賢人君子蘊經國之遠猷負濟時之長策翼亮康
乂以樹勲庸於天下而垂聲華於無窮然惟遭際
聖明在御志符道協將大有爲斯得以展布四體
攄厥素抱贊襄一代之治理以上追隆古明良之
會是豈世之所易得者邪愚於今大師桂洲夏公
見之矣公以醇德奧學蚤登甲第擢秩諫垣建白
糾彈輿論允愜暨定

郊 廟之儀乃能據經考古上契
淵衷用復

皇祖之舊自茲 簡在日隆翰學宮端應制摛辭
徒倚可待 經帷進講啓沃良多超拜宗伯釐正
禮文神人以諧

上心眷注彌渥特命晉陟鈞樞之任朝夕顧問倚
毗殊切公感

知遇益殫忠勤格心輔德貞明百度仰禋 幾務
之重天下陰受其賜盖有一日不容違焉者矧前
此雲中遼左弭亂定危近者江洋巨寇聲震留都
又克力主初議遣將出兵已而渠魁就殲餘黨悉
滅 廟筭無遺東南爲之廓靖璽書褒異至以阿

衡頗牧稱之信無愧矣夫惟公開誠布公赤心體
國沉謀至意動中機宜所以熙萬化而福蒼生者
皆自

上下合德所致也豈非千載一時之盛哉嘗觀前
代輔弼之臣忠誠如魏國社稷之勲著矣而文章
或有弗逮奏議如宣公經濟之學見矣而際遇或
有未隆則知自古大臣之立朝於斯而兼之者不
其難矣乎公勲業存諸鼎彝文學昭於典冊才猷
形之章疏而時清

主聖泰道方亨尤今昔之所僅見者豈不可以爲

天下賀邪此紀於公之壽獨慶其遭逢之不偶得
以究夫建立之大而實本於蘊蓄之淵且厚故耳
肆能壽其身康疆日躋邁期頤而未艾因以壽夫
國脉而開壽域於八荒斯固公之夙志而亦天下
之所望於公者又豈直一身一時之殊榮茂祉也
哉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詩曰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愚敢援以爲公頌東臬憲使山泉吳公以子
副郎春處公之甥館喜公初度將臨欲致岡陵之
祝請紀序之顧惟衰朽曷能爲役固辭弗獲爰舉
公踐歷之大者書之亦以寓仰止之私云

麓峯類藁卷八

鰲峯類藁卷九

記

擬順天府新修樵樓記

三輔爲彈壓地外郡縣以爲視效四夷以爲觀望而麗譙正離耳目所先其可忽哉某年順天府尹某旣蒞府事政通民和百廢具舉顧瞻麗譙之樓朽弊卑陋甚無以壯觀瞻曰是豈非尹事邪雖然費用匪一二計無耗帑藏無累百姓孰可辦此者故事府縣出路引於人必收錢楮給長吏饗殮之費而順天日入爲極富公令吏掌之公庭毫釐不

入其私室積數月貫累皮盈矣公乃廢朽弊拓臺址鳩材於商鳩鍛於冶鳩銳甃於陶而必平其直集巧於工集力於氓而必償其勞材集工虔成功告速經始於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植楹叢立如跂如林木以若干計甍甍崇密如魚如翼瓦以若干計砌甃以石鑲釘維鈇鍛以若干計帑無支耗民無會歛而成功若此亦偉矣且置鼓樓上晨夕更籌戒嚴燕落之餘僉謂宜有言以記歲月予惟公颺歷中外懋有政績及爲京兆又克綏理畿甸政績大槩可書至於斯役爲善尤多蓋爲天下壯觀也爲更鼓分明也爲費用不累於民也夫忠臣事君苟利社稷無不可爲斯樓煥然足嵬天下之目以益京師之美其志蓋欲重畿甸以尊朝廷有忠之道也而夜鼓旣作行道有譏奸宄不敢作曉籌旣告寢者必興而惰慢不敢後禁惡警惰有義之制也無損於民顧使得食其力惠愛殷至有仁之推也事君而忠也使民以義也愛民以仁也則斯樓之建豈徒制度之美而已哉

重建東萊書院記

東萊呂伯恭先生書院建于景泰甲戌成化中復

遷而新之即今郡城之縣學東所謂呂成公祠者是已顧地勢湫隘僅容祠宇而講肄堂舍闕焉其奚以稱表先賢而厲來學之意迺正德辛未山東憲副王公良臣奉命巡察海道駐節茲土百凡之務悉以

璽書從事一再朞風紀丕振境內晏如暇詣郡學顧瞻巽隅廢寺一區乃慨然曰東萊先生爲此邦之望而書院未備茲地若有待邪時郡守徐君一敬輩咸樂贊之爰稽輿謀協龜吉命役鳩材指畫規制中爲堂八楹南向扁曰主靜書太極圖說于

其壁左右屋各十八楹其南而西因故隙地并易民址又南北向各爲屋八楹東西如之楣或曰扁取心性誠敬之義爲名重門周序庖圃屏甬黜聖舉以法南臨通衢樹坊以石大題曰東萊書院凡夫締作堅良位置軒整不事采藻而靚雅邃嚴煥然在目况其用取諸贖而官不煩力取諸傭而民不知甫踰歲訖工實甲戌之夏五月也溯計始建之年甲子適周廢興其殆有數存邪厥功之成信亦奇矣偉矣僉謂走邦人也安可以無一言記之竊惟伯恭先生系出宋文靖正獻公之裔仕終朝

請郎直祕閣先世萊人後徙于婺厥祖資政殿學士諱好問者封東萊郡侯故呂氏世以東萊稱至先生名獨大著學者翕然歸之傳之至今郡賴以顯天下之士聞東萊之稱不知爲先生者亦鮮矣於乎道之係於人心如是哉蓋先生之學本於家庭以關洛爲宗以晦菴南軒爲友旁搜遠詣將以開物成務見之著述有功於吾道甚大宜乎天下後世尊崇嚮慕之無間也而況於所自出之邦乎王公持憲外臺克以餘力創此傑構以爲生徒講疑之地揭扁命名具有深意蓋上以翊朝庭崇儒

右文之化遠以紹賢哲之風聲於方來其賢於人可知已吾邦譽髦盍相率挹前修膏馥之餘又從而考索諸儒之緒論以上探六經之旨務求夫心與身有得焉而不溺於後世訓詁詞章記誦之習由是措之事業正大光明爲臣而忠爲子而孝使人人衣被禮樂教化之澤區區功利淺近之圖有不足言者斯可謂儒者之學而亦先生平生精蘊所以垂範後學於無窮者也若然則生於先生之邦庶幾無愧而今日書院之作夫豈徒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黨之士願相與圖之公名良

臣字汝隣陳州人起家名進士歷御史以直言不諱躡而復起名業日懋此舉尤可見其趨向云

毛氏先塋記

吾毛氏籍萊之掖縣東南隅其所從來遠矣元季兵亂譜逸莫考其詳先世卜葬於郡城西北北流之原其地平曠沃饒旁皆良田東南諸山環秀內向而海島隱然於乾兌方東隣小路西瀕故河之岸河流遠徙北入于海遙峯映帶左右吾塋原風氣此其槩也葬以世次列而漸北最南一墳吾高祖處士士原府君妣孺人黃氏也次曾祖處士伯

全府君妣孺人丁氏也又次祖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福英府君妣贈淑人王氏也次少左吾伯父進也又右二伯父貴也若吾從兄曰昇曰晟曰昂者又北越他田一段而葬之塋之後妻先亡者厝之俟遷葬焉嗚呼吾毛氏之葬于斯者今五世矣由祖而上輩止一人逮先考贈禮部左侍郎養浩府君輩漸滋殖至三人其下不肖紀輩至八人又其下孫輩今至二十有六人將來可知已周人瓜瓞之詠亦庶幾焉何其盛邪正德丙寅先考時封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即世以不肖紀

叨侍講筵特蒙 諭祭營葬顧茲塋狹隘儀莫能具乃不得已改卜新塋於祿山之陽明年三月葬我先考越六年癸酉先妣封太淑人劉氏棄養詔復增先考三品儀式合葬而前妣贈淑人趙氏遂自先塋遷祔焉念惟二塋相望里許本大枝散源深派分固其理也亦勢也又可以見我毛氏之後益昌大繁衍於無窮矣揆厥所自是皆我祖宗純德懿行積累深厚所以啓佑我後人以至於今日豈偶然哉予惧夫丘隴世次久而或不能考謀於諸兄爰樹碑於塋而識其說如此凡我後之子孫尚慎守之勿或廢墜以忝先世塋之東而稍北者官庄社毛氏也今雖世遠族分而行輩之序藹然猶存焉初塋西傾圯嘗修築數武其下基尚有餘後當圖復厥舊因併記之

東阿縣增建城樓記

惟我 皇明混一區宇憲古酌今沿革維良釐海內爲十三省省置郡郡領縣有差而承宣德教以敷于下縣莫切焉東阿齊魯鉅邑春秋時爲仲父食采邑今附庸於兗縣治舊在新橋鎮迫於河惠乃改築今鎮南一舍許比以遷徙勤勞事多草創

高陵下澤冀功易就至城無樓櫓而門不容軌且
閱日既遠土勢寢崩幾覆於隍居民固常惻然以
爲缺典然吏于其土往往視爲傳舍未有倡而新
之者弘治十年冬秦君民望以名進士出宰是邑
私突木黔而殫飭在公不施榜掠六事修舉四睇
故城爲之於邑曰城以禦暴保民而政令之所由
出易有設險之訓禮有繕築之制顧茲漫漶不治
大非子民之道而令之責也遂諏諸寮案父老首
捐已俸已而義室子來樂勸以相厥成城因舊增
築高二丈廣半於高池加浚鑿深丈餘廣稱之周

四里百三十步有奇撤四門之舊門建樓各三楹
角樓警鋪女墻四加增葺凡埏埴壘斷黝堊藻飭
嚴整暈飛煥然爲一方偉觀東曰洪範西曰安平
南曰拱鐸北曰朝海則四門之扁也君至之三年
庚申冬爰戒經營明年三月竣事君乃具牢醴集
僚屬而落之百年之陋胡然改視其亦盛哉邑人
尚書吏部驗封郎中劉君博之方以憂制家君幸
茲殊績乃偕鄉宿束幣走書京師謂宜記之是役
也以時計則固戒事於龍見致用於火見栽築于
水昏罔越日至以事計則又分財平榦稱畚畧址

量功命日不愆於素且高廣縱橫各中式制費雖夥而於財不傷工雖勤而於民不勞春秋雖重民力然城得時制者亦予無譏焉秦君其殆可書哉君名昂蒲州人廉慎有能治官如家興廢補陋機矢期濟肆今學宮壇祀庾藏郵梁所在維新是皆可書城重事也故著之于時縣丞趙某呂某主簿顏某則又相厥有成而各宣力焉者然作久必弊亦物理之常後之來者徵諸貞珉拓理綿續庶幾不孤作者之志亦人上者保障之一道也博之以訖工歲即命侂書時走方以纂修未遑也而秦君

且有內臺之召矣又明年某月某日記

家廟記

古人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禮也予正德初創居府城通衢之東厥地面陽堂構之初已立有先祠矣嘉靖甲申謝事歸因念祠宇偪隘不能爲禮乃改建于廳事之左稍北惟其地之宜爾爲室四楹中列四龕奉安四代神主重以門周以垣墉落成丙戌秋也嘗考之前代大臣有不立家廟者命有司代立以愧之實以規制宏闊未可易舉故也我

朝洪武初修大明集禮載有品官家廟而制猶未
定予叨仕于 朝致位輔臣秩在一品而三代推
贈亦如之則夫家廟之建正禮之所宜者爰以新
祠扁曰家廟顧未能詳稽古制且限於地址特舉
其大畧主於盡報本追遠之誠而已夫古人祠堂
多以宗子主之蓋以其世有爵土故宗法可行自
封建罷而世官世祿之制變宗法遂廢而不行勢
固然也惟名門右族則能如禮建祠而支子仕宦
有力者亦爲之蓋已鮮矣若生今泥古或宗子無
官無力旣不能建而支子又不得建寧不殄祖宗

之祀乎故集禮所載儀文悉本家禮而不載宗子
之說當時儒臣不無意焉然與其泥古而噎廢孰
若酌禮以餼存乎經謂禮以義起者殆此類邪今
我家廟所在以後子孫居于是者就令奉祀所藏
制書祭器等事永遠傳守而他子孫歲時奠獻謁
告皆許詣廟一依家禮而行祭畢而饗尊卑長幼
序列如儀其長子有祠則仍以長爲主若他子有
力可以別建者聽俾各得伸其孝思庶幾得存禮
意而於統宗合族之道亦自不相悖矣於乎莫爲
於前後將何述莫爲於後前將何繼凡我毛氏之

後人尚其敬慎之也哉

東歸日程記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六日臣紀荷蒙

上恩許致仕還鄉令有司給廩役仍查廕錄以聞
遂於八月三日 陛辭復蒙面賜金幣寶鏹及衣
一襲皆異數也蓋前此累疏乞休弗允至是始得
遂歸老之願 聖眷隆渥愚衷感激不可名言是
日啓行九卿并翰林諸司餞於崇文門外咸曰公
此行可謂完名全節矣予愧謝之薄暮抵張家灣
登舟去京七十里役夫取諸市傭舟則賃之江客

者明日移三里許蔡家衝水次又明日至三家
渡七十里六十過河西務戶部祁主事鶴來會至
楊村行百有十里次日過老米店桃花口六十里
至天津大風陰雨停一日督糧張主事芋謁云公
名高北斗第後生失所瞻依予曰衰病宜休無可
道者九日行四十里至楊柳青店明日至靖海七
十里舟泊奉新驛前十一日至唐官屯次日至青
縣各五十里十三日行三十里至興濟十四日至
滄州四十里鹽法景侍御光遇于河次艤舟一茶
十五日過磚河驛至馮家口明日至泊頭各五十

里又明日過夏口東光界各二十里又三十里至連窩驛十八日過安陵鎮山東撫按二司承差來接至桑園七十里十九日過老君堂七十里至德州蓋天津迤北順流而下故日行頗多迤南逆流故行少然皆一菜一役不動所司惟分守兵備者分遣邏卒護送乃其地方責任然耳德州停一日令知州何洪領賜鈔俸金爲賃車夫之費時南兵侍陳公玉疇自留都進表偶會予于舟曰公爲何遽汲汲於去乎予曰衰病耳豈得已邪二十一日起車東行過土橋四十里至陵縣三十里縣正周

相曰今日得覩台顏誠千載一遇也次日過鳳凰店二十里盤河十里至臨邑三十里侍御萊陽王士英携飯會于行館武定李兵備差官快數人來迎二十三日過新市至濟陽九十里將晡忽微雨徹夜不止路濘多滯天明車始至縣馮海道牛兵備二憲副撥車見助以雨阻二日二十六日出濟陽城東大清河肩輿由浮橋以濟別有小船渡車縣正劉進學者迎候意甚勤渠予辭之乃曰元勳大老敬禮宜然徐察其人廉而有幹者也七十里至章丘明日至長山二十五里又明日早行主簿

田釗送頗遠止之不聽認而言曰明公國家柱石
雖兒童婦女皆知大名今車騎所經悉從省約誠
少見也予曰何爲云然是日至鄒平五十里二十
九日行四十里止張店九月一日過金嶺鎮三十
里李青州獻可齊府同之鸞迎於鎮牛兵備於矮
槐樹咸具饌以候是晚詣臨淄四十里牛公設宴
話舊甚欵曲明日取道壽光會親家劉上舍用章
昆季留半日三日行三十里地名稻田主於李監
生家明日到濰縣五十里又明日到昌邑八十里
諸親故多來迓者六日早發車先行次日宿灰埠

驛八十里八日七十里抵家司府衛縣諸公并親
故來迎者相屬於道入門焚香祝天退詣祠堂展
拜畢出見諸公恍然如夢之覺兒子茶等相對喜
幸交至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予因念德州以北
接人絕少以東即吾省於凡所接未免有鄉邦之
情且彼以賢賢貴貴之義而來而予方謝事以歸
又何所趨附乎故不敢峻拒以取譏也觀此則吾
東歸水陸紀行之跡可以畧見矣於乎予自登第
至入閣踐歷幾四十年往來南北者凡十餘迴宦
海名途跋涉之勞亦備嘗之矣其間履坦即平固

多而遭危遇坎亦間有之驚濤起於安流羊腸伏
於康莊至夷之地至險存焉及夫老而後知也雖
然忠信任乎風波篤敬行於蠻貊體道君子之所
自處殆有終身不可易者乎予爲錄此非直志吾
平生之遊亦見進退始終之道庶幾保全而免疵
議者皆君上之賜也豈可忘邪是歲九月上旬
礪菴毛紀謹識

鰲峯類藁卷九

